



本土文本

# 奶奶的鸡蛋

(小说)

□李新勇



江海新韵



## 紫琅晨钟 (外一首)

□刘白

紫琅晨钟  
从天外传来  
晨钟惊醒宿鸟  
钟声所达  
万物开悟

黄泥抔土透出历史的沧桑  
有一些人  
听懂钟声  
就此留在了山间

大江宽阔  
行舟舒缓  
梵音与涛声相伴  
江水把钟声带向远方

紧了又紧

要做就做智者  
从缓慢流动的江水中  
听出梵音

要磨就把塔顶磨尖  
直到支起云朵  
伸手就摘下星辰

山前桃红 山后植松  
竹林虚位以待高士  
白狼献出宝地  
赢得万世名

广教寺  
要站就站在江边  
把江水这条腰带

菩萨说 从今往后  
佛光照远也要照近  
有人在石阶上修行  
有人在心间修行

## 梦境 (组诗)

□汪益民

梦境  
身体陷于尘土,很重  
你对我爱提走一部分  
诗歌提走了一部分  
其余无计可施  
眼看着越陷越深。

不可能归复平凡了。

连同我一方荷塘的涟漪,  
你都晓得出处,  
是太阳和风暴从大海里搬来的。

翻一个身  
来到梦的另一侧  
此时闻到了  
你身上薰衣草的气息

一把挂在墙上的琴,再怎么  
啞哑,灰尘落满,  
可是你已经听过它在异乡  
为你弹奏过高山流水。

下午茶  
下午与你喝茶,讨论哲学  
这两个小时,构成了本地区  
最大的一场人道主义行动

在你的目光里,我向往的  
庸常,  
不可能回来了。

时间太陈旧了  
已与我们混为一体  
这时需要思想猛击一拳  
将我们推到外面来

所有沉默都有表达,  
所有笨拙,  
只是显得笨拙。

泉流  
神每天眷爱我们  
如此一念之差  
我们即从一小汪寂静水洼  
变成丰盈泉涌  
在森林中  
发出淙淙流布之音

时间,意味深长地合乎你的  
眺望:  
白云已是出岫之白;  
蓝天,总是挂在你香樟树  
上的蓝,那是你的秋天;  
每一块绿草地  
为你去年的碧罗裙  
而绿……

海边  
一口气来到海边  
以为这一次够远的了  
可是,海风吹来了  
你发际海藻的味道。

一样的虚无:  
从前是挣扎的空,  
现在,在你那儿,  
是一种洞见,在一阵阵喜  
悦中,  
像雨中的玫瑰微微颤抖。

眼神  
从众多羡慕的眼神里  
我大致知道  
你已经得到拣选  
在尘土飞扬的村子里  
受到了强大力量眷顾。

那安放我们之间牵挂的  
那安放我们之间牵挂的  
不仅仅是春和日丽  
有时也刮大风,阴雨连绵  
也酷热难当  
清晨起厚重白雾

向来如此  
相拥已久,他俩从  
彼此的怀抱、臂膀、手指里  
掙脱

进入腊月,大雪阻断了你  
的消息  
寒冷与忧伤像漫漫长夜笼  
罩着我

距离拉开,变为空旷  
里面长出  
树木花草,关关雎鸠

江海之大,深山之空,天涯  
之远  
一时间,我不知该携带哪  
一种乐器

诞生了道路、山丘、城市  
一些雨季,一方星空

每一个大音箱后面  
都聚集着笨拙之躯

世界向他们呈现  
暮晚与隔水笛音  
淹没笼独的人

一群人每天对着海子牛雕  
塑吹萨克斯  
这已是海边第十一支乐队

向来如此,一直到九月  
千山飞下黄叶

他们鼓起腮帮子,吹呀  
唱呀  
这些曲调  
总比我心中意绪低矮几分

翻阅  
凡我所有,经你翻阅之后,



个相同的汉字,谁分得清楚是d à y e 还是d à y é?这不是故意搞乱辈分吗?因此,我对他说:“胥老汉,我用鸡蛋来换你的《小兵张嘎》!”

胥大爷正将洒落柜台的几粒盐巴扫到一个小碗里。人们传说他做饭用的盐巴从来不需要出钱买,扫扫柜台上洒落的,一年到头都用不完。他抬起一张黑苍苍且满是皱纹的脸,慈祥地朝我打量一阵说:“你爷爷我认识,叫李文科,你是李文科的孙子,你的爷爷虽然是农民,年轻的时候是县政府的红笔师爷,到如今吟诗作赋,谁赶得上他?我比他还大两岁,你爹见了我都恭恭敬敬喊我胥d à y e,你要是不招呼我胥d à y é,这是五只鸡蛋,我要换那本《小兵张嘎》。”说着把书包举过柜台,递给胥大爷。

我的脸热一阵冷一阵,从来没有我这么斯文地骂过我,弄得我一点脸面都没有,恨得我想转身从地上摸几个石头,砸进他的供销社。但为了顺利完成物物交换,得到那本书,我乖乖地打招呼:“对不起了胥d à y é,这是五只鸡蛋,我要换那本《小兵张嘎》。”说着把书包举过柜台,递给胥大爷。

当胥大爷把我的书包扒开,我和胥大爷都傻眼了,四只鸡蛋完好无损,第五只鸡蛋谁知道是我哪一步幅度跨得太大,惹它不开心,裂开了嘴巴,蛋清和蛋黄傻傻地待在书包底部,我急得眼泪水都出来了。胥大爷问我:“你这鸡蛋是偷来的还是你家大人让你来换的呢?”

我反问他:“有区别吗?”他说:“当然有区别啦,如果是你偷来的,你赶紧把这四只也一起捡了拿回家去,免得挨打。要是你家大人让你来换的,这四只鸡蛋暂时放在这儿,你把破鸡蛋小心带回家,别浪费了,还可以炒一小盘儿的。你赶紧再去换一只好鸡蛋过来,这本书就属于你啦!”

我觉得他说得太有道理啦。我说:“是我奶奶让我来换书的。”

胥大爷说:“你先把破鸡蛋送回去吧,小心时间长了,干得跟你的书包黏在一起,刮都刮不下来。”

我转身就往家里跑,跑出几步,扭头对他喊:“胥大爷,您一定要把这本书留给我哈!”

胥大爷回答我:“你只要在今天把鸡蛋拿来补齐,保证有,明天来就不一定啦!”他最后一个字拖得很长,我扭头飞奔,他悠长的“啦”字还没有结束,我已跑得他的声音撵不上。小路两边的草木在我两边迅速后退。我心想,哪有这么巧,偏偏在我要买的时候杀出个出手比我还快的人。

跑到那棵大槐树前面,我看见奶奶在老屋前面的水井边洗菜。我一激灵,心想我要是继续狂奔进家门,奶奶一定知道我是从远处跑回来的,既然是从远处跑回来的,她要是问书包里的破鸡蛋是从哪里来的,我怎么回答呢?偷的不可以,捡的更不行。我轻手轻脚地绕到老屋后面,摸着胸口喘了一阵气,直到额头上摸不出汗水,才回到家,把书包和破鸡蛋交给奶奶。奶奶心疼这只破碎的鸡蛋,竟没问我为啥把这只鸡蛋放进书包里。奶奶小心地把书包底上的蛋清和蛋黄刮到碗里,放进碗柜,打算做晚饭的时候,炒进某个合适的蔬菜里。

我趁奶奶忙乎的时候溜出老屋,找遍了木柴堆、芝麻秆、乱草丛和草垛顶上的临时鸡窝,除了几根鸡毛,一只鸡蛋也没有发现。

我抬头看了一眼太阳,正午过后太阳朝西边歪,还有几个时辰才会落到山背后。太阳落山,供销社就关门了。关门之后,谁知道胥大爷住在什么地方,我必须早做打算。我想起奶奶放鸡蛋的竹篮,为了在太阳落山之前把连环画换回来,现在只有打她篮子里的鸡蛋的主意了。篮子里有那么多鸡蛋,快装满了,取走一只鸡蛋,

是不容易发现的。再说,她老人家不可能天天数那竹篮里的鸡蛋,等她发现,一切都变得无从查证。我还可以像福尔摩斯那样替她推断,是老鼠偷吃了她的一只鸡蛋。

我正得意于自己一把小小的年纪,就把后道的事儿也考虑得那么周全,很不幸,我的手刚刚伸向篮子,竟撞见奶奶从屋外进来。奶奶问我:“你把一只鸡蛋拿在手上做什么?”我吓得全身紧张,鸡蛋差点掉到地上。我灵机一动说:“拿来看看。”奶奶说:“每一只都长得一样,圆溜溜的,一头大一头小,有什么好看的?”说罢把竹篮提出门外。

我跟着她走出门去。一位邻居站在门外,他的儿媳妇今天中午给他生了个大胖孙子,他这是在向奶奶买鸡蛋。一会儿工夫钱物两讫,竹篮里只剩下令我绝望的看不见的空气。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像在油锅里过日子。用钉耙翻地的时候,我把紧挨着菜地的一个金黄的大南瓜挖出了四个窟窿;奶奶让我替她抱柴火,我从菜地里吹了四棵大白菜给她抱回去;剃猪草的时候不留神,菜刀砍到左手的食指上,鲜血直流,居然没感觉疼,继续埋头剃猪草。幸好奶奶发现,撒上香灰止住了血,这时候,我才痛得掉下眼泪。奶奶说:“一根刀疤,将来就有一个相好的。”这话在我们村子,只要有人砍伤了自己,旁人都会这么取笑。我知道“相好的”是什么意思,跟我同班的阿建,就是她娘跟一个“相好的”鬼混出来的,阿建的娘到现在还没结婚,没有哪个男人敢娶。我挂着眼泪数左手食指上前后后落下的刀疤说:“奶奶,我有十四个相好的!”奶奶在我的后脑勺上拍了一下说:“做流氓有什么好?奶奶看你是把魂儿弄丢了。”我想我大概确实真的把魂儿弄丢了。我转了一下眼珠,心想,我这会儿必须在奶奶面前表现出把魂儿丢了的样子。(二)

## 向恩师周琪行“大礼” (散文)

□易国杰

能为每位同学设定个性化目标。同学们学习语文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都力争上游,唯恐掉队。

这些只是周琪老师高小语文教学的点滴,但给学生留下的是一笔笔宝贵的财富,给后辈以学习的动力和多方面的启迪。

作为级任导师,周琪在班级管理上,除常规外有另一番作为。

原先,我家住在南通市东北方向的山门巷,离通师一附较远,因此,只能早出晚归,步行上学,中午不回家吃饭。我家境贫寒,每天上学只能在搪瓷饭盒里装上一盒“大米饭”,南通方言叫“粳子饭”,外加几个萝卜头。像我这样带饭上学的学生是极少数。上午最后一堂课结束,我提着饭盒到当年医学院大礼堂西侧的老虎灶,花上一分钱,用开水淘一淘,如果天冷,就淘两遍,再提回教室,边嚼粳子饭,边嚼萝卜头。我对这样的生活已习以为常,只是求知欲、上进心特别强,不甘人后。五年级全班52名同学,第一学期期末我的成绩总分名列第七,第二学期就名列第一。六年级全班53名同学,第一学期期末总分名列第二,第二学期3个班,总分名列第二。要强也许是我的天性,以努力取胜为荣,但不以小动作争名次。

那时的周琪老师是位秀颀的大姑娘,未婚,以校为家,住在一附教职员楼二楼。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每天午饭过后要到教室走一走,看一看哪些学生没回家,在教室里干什么。她不止一次看到我啃粳子饭、嚼萝卜头。有一回,她对我说:“有什么困难,直接对我说,我会帮助你的。”当时,我眼泪直淌。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想起这件事,我也是热泪盈眶。尽管我只是个十一二岁的

孩子,但一下子悟到这是老师对学生一片挚诚的爱!感激、鼓舞、奋发,一齐涌上心头。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点点头,咬咬牙,什么也没说。

坚韧只有在困境的磨炼中造就。在其后一段时间,我没有向周老师提要求。

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妈妈得病,让家境变得越来越艰难。妈妈必须接受手术治疗,这可把我急坏了。万般无奈之下,我想到周老师的话。但又想,借钱,而且是向自己的老师借钱,这对于一个小学生是多么难以启齿,几经思想斗争,还是鼓起勇气,向周老师开了口,她一口允诺。第二天,她就把当时价值两包“洋纱”的钱给了我。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她手头并不宽裕,家中还有父母需要赡养,钱是向她在通医附院药房工作的堂兄临时借来的。

由于家境长期处于困窘状态,借周老师的这笔钱一直到我工作之后,时隔20年才有了归还的可能,可周老师却执意不收。她的表态直截了当,并且不容商量:“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回收的想法!”磨破嘴唇,勉强收下表达谢意的一点零数。

人们也许会忽略这“无偿资助”背后的深刻含义。我当时能意识到的是人间大爱,是师生之情而非一般的救助。其后,深入思考,它体现的是周老师对教育的忠诚和无私的奉献。正是这种忠诚和奉献,不仅让我对周老师满怀感激和崇敬,更激励我走上从教之路。

命运没有跟我开玩笑,我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专业录取。四年后,毕业分配在南通师专中文系任教,由此起步走上了周老师的路。这五十余年,一直受到周老师的关注、关怀、指导和鼓励,虽几遭危难,都一一化解。周老师的正派作风为我树立了终生的榜样,让我无论何时何地,身处何位,一直走在正道上。

现在周琪老师永远地离开我们,在近百年的人生旅途中(2024年7月5日)是她的百岁诞辰),她把青春年华的光辉照亮了一大批年轻教师前行的路;她把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无私奉献撒在了广袤的大地上,让其生根发芽、生生不息;她把富有创意的教育理念,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教学实践经验不仅留在课堂里,更留在人们的心中,激发和引导人们不断进取。

作为老教育家,在南通市几乎所有的小学都留下她任教或任职的足迹。在大量教学实践中积累的丰富教学经验,得到人们的一致拥戴,如此走上学校的党务、行政管理岗位,正是众望所归。她一如既往地付出,赢得了人们的信赖和崇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被评为南通市唯一的终身名誉校长。

她没有陶醉在耀眼的光环里,只要一息尚存,她总在思考小学教育的改革,思考小学综合教育的未来……非常遗憾的是,恩师在时世,没能见她最后一面;去世后,又未能为她送行。万般无奈之下,被疫情困在阳光护理院的我,只能按约定的追悼会时间,用开因腿疾而支撑的单拐,朝着天福园(殡仪馆)的方向,下跪、磕头,向我此生第一位恩师周琪行“大礼”,深情遥祭。

我又哭了,泪流满面……